

南

華

發

覆

南華發覆卷八

太湖戴君德述

嘉禾鍾代英幼芝甫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以東坡論之以其文章枝葉龐大疑似後人竄入若以意義揆之出于莊生之手無疑何也由前庚桑之於無鬼則陽之流不能爲謔鶴晦以道自全而欲以德臨人以言教人則其所失者重所邀者輕也至此而言王之可讓則無物不可讓矣有道之士至貴國爵并焉志在重生而不重外物也言讓王者將以起高尚肥遯之風也歟道無名以其有退讓之名亦謂之雜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

猶云僻疾有
愈僻之疾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

世之所貴重
者天下也

而不以害其生

不以其養
害所養也

又况他

物乎

何况非天下至重之物而可
害其生乎是不以養害身也

唯無以天下爲者

乃可以託天下也

何以見得無以天下爲者乃可託
天下也以其重生不重物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支伯卽
支父也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方治身之不暇
何以天下爲也

故天下大器也

器之大者無
過于天下

而不以易生

則生之不
可易也

矣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異乎俗者世人樂
富貴而輕生有道

者薄富貴而重生此所以異乎
俗者也○何以見得異乎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

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

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樂其道吾何

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不知予之不以利

不知道也無道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終身無聞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利累形之人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非吾徒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

夫子亦云乘桴浮于海以見世俗不堪與處也○上之人年遠傳聞無可考證故又

引大王亶父以實之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

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于此矣

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

所用養土地也所養生也

因杖筴而去之

不與之爭

民相連而

從之

民以亶父之德不忍棄之

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

可謂能尊生矣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

崇高莫大乎富貴。豈父有土之君也。不稱戈于狄而去之。可謂能尊生矣。故能有其國而令聞。

長世也。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

自得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卜不習

皆重失之

不知

通可達在

見利輕亡其身

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輕重倒置之人也。

豈不

惑哉

是真惑也。○下正見無以天下爲者乃可託天下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而出

乘以

王與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成天下之

者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

之患也

患其篡弑之風未殄也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

以其知重輕也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能不以國傷生

者可以託國矣。下復申明身又重于天下以警後之人不得輕身重物也

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

韓侯

昭僖侯有憂色

憂不得土

地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銘盟約也

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

攫攫

則右手廢

斷而去之

右手攫之

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

攫援書者有天下也

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斷臂而有天下

何天下之謂

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

明矣然則

身亦重於兩臂

以天下觀之韓不過天下之一小國耳

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不過韓之土地耳

其輕於韓

又遠

又太相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不得其土地是得之

輕而失之重也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

明乎經禮變禮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

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昭僖之所以不擾也○下言有道之士真惡富貴者不求聞于人也

魯君聞顏闔

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

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

恐非遺闕而遺他人使者或誤聽

不若審

之

審其實而後致之

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

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無一毫辭讓之名迹是真惡富貴者也○此數語斷案結

款皆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常去莊子未達必得其真

故曰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

緒殘也出其殘剩以爲國家

其土苴

以治天下

土苴糞草也又云糟粕皆臭腐物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蓋功

天下而不自以爲功者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

其身棄

其生以殉外

物豈不悲

哉

悲其不知重輕也○又以珠設譬要人知重輕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

聖人躊躇

以與必察其所以之行所當行不可行不行也與其所以爲爲所當爲

不可爲不爲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世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是皆不知隨侯之重輕也

雖十百隨侯于生何益外物也豈特輕而已哉○又引列禦寇者便見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者之人也

也子列子窳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

而辭不受無名之賜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

君自以爲不好士之過

先生不肯

受

豈不命邪

命該貧困

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有道之士極深研幾以前民用受茲介福也自非察

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徇情干牴牾之索未免踴躍

于禍網也哉世人勸此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其

關不破受了多少結齋也○又引屠羊說以見有道之士不受非分之賜楚昭

王平王子名軫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

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讀詩書而發塚

若屠肆而守義何代無之夫貪天以爲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媿矣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

是以出走

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是以不敢見今之鑽求倖進者

聞此亦可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以拊心矣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

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也然吾豈可以貪爵祿之而使吾君

有妄施之名乎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賞罰當君之明也若刑濫及善賞僭及謠是君之不

明也君之不明何福之有是以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不受萬鍾之祿而復屠羊之肆可謂守義讓善知

道之士患不能行不患貧也道之士也賢于冒利苟祿之人遠矣○下言志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苦草

蓬戶不完編蓬桑以爲樞屈桑條而甕牖二室破甕

褐以爲塞以褐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鳴琴子貢乘大

馬

以駕車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巷小而車大也。

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縱履。

冠裂如花，履不着跟。

杖藜而應門。

以藜爲杖，而自應門。

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趁時之勢而行。

比周而友，學

以爲人教，以爲已。

學不厭智也。學當爲已，反以爲人，而不自行其所學，教不倦，仁也。教

當爲人，反以爲已，而不能設教。

仁義之慝。

依託仁義爲奸，慝借。

輿馬之飾。

以驕人。

憲不忍爲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

衣蔽，緇袍。

顏色腫噲。

盈虛不常之貌。

手足胼胝。

重趼也。

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

而歌商頌

以見志

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

知道之人安貧樂道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自適其適而已無他嗜好也

故養

志者忘形

忘形骸之外飾也

養形者忘利

不以利累形

致道者忘

心矣

無心是道故致道者忘心也。上者顏闔之逃幣列子之解粟屠羊說不爵原憲之不病此皆

致道忘心養志養形之人也若子貢者以富貴而驕人宜乎有道者蚩薄而卑鄙之也

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

自樂其樂而已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

知足之足常足不以利累形者

可謂有得之士也

審自得者

自有實得者

失之而不懼

列子之所

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

原憲之所

丘誦之久矣

未見

其人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得其友也○此又爲山林隱逸

之士希慕富貴而未能割絕者開一出路也

中山公子牟

魏之公子封中山君名牟也

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魏闕君門也

柰何

猶戀戀不忘柰何遣去此心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見得身重

于物則無外慕而名利之心自輕矣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

讓王

卷之八

八

也

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

惡乎

不如且順從之若

不能自勝而強

使之

不從者

未免抑遏過當反傷

其神矣

此之謂重傷

不能重生輕物已傷其神矣復強之而使從是重傷也猶恐

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

難爲於布衣之士

巖穴布衣之士所難况萬乘之公子

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

亦可謂有重生之意矣○下言有道之士居常無所見至貧窮困厄死生患難

之際知其爲有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羹不

糝

純菜而無米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
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

所見之細不
知道之大也

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者

如此之
厄困

可謂窮矣

而弦歌鼓琴
以自娛邪

孔子曰是何言

也

所謂窮通者非富
貴利達之謂也

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是世喪
道也

其何

窮之爲

未嘗
窮也

故內省而不窮於道

內明達而不喪志
辱身以屈于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

臨患難安于命而
不苟免以喪德

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也

陳蔡之

隘於丘其幸乎

是吾之幸也。自非陳蔡何以占我平日之所養正于此而見之是爲之幸

也孔子削然

削畧也畧其語言復

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

而舞

干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子貢亦因

此而悟曰吾陶鎔於夫子之道而不自覺猶受天之蓋而不知天之高受地之載而不知地之厚也○亦

因此而知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何足介意

故許由娛

於潁

水

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名和厲王之難諸侯請以爲天子後因大旱而

立宣王宣王立共伯復歸於宗所以逍遙自得於共山之首是孤死首丘也○此結言道之所在或出或

處任之而已不當有讓士至有沉身餓死之
髮者以其讓也俱非道之正是亦謂之難也舜以天

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

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能安于畝畝而遊堯之門是辱行也不

若是而已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
汗也吾羞見之因自投

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

伐國不問仁人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

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曰強力忍垢
阻兵安忍是強力忍垢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始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

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之

與賊非辱行而何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

桐水在潁陽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

子有是三者何不可以立

瞽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

我乎

况尊尚於我人犯其難我享其利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

在遼東○引孤竹君之子者正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也

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

曰吾聞西方有人

岐周在西故指文王爲西方之人

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

加富二等

約以堅其來歸之心

就官一列

列在一品

血牲而埋之

宰牲

取血以盟而埋之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

吾之所以來歸者道也信祿尊爵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所喜

祀神敬謹而不邀福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

於人忠信而不求所利

樂與政

則爲政

樂與治

則爲

治不以

因

人之壞

而

自成也不以

因

人之卑

而

自高

也不以遭時

之亂而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

上謀而下行貨

遭時自利謀也就官加富貨也

阻兵而保威

陳列兵甲而保

其威勢

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

暴紂之惡揚已之善以悅衆

殺伐以要

天下之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太公宣父之謂何

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行其義者不辭其祿

遇亂世不爲苟

存

非其道者不踐其土

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

也

周以塗吾

身也

塗汚也

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

下斷詞也

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已

可得苟已於富貴

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直以義不可已故甘竊餓而死耳○讓王者意在高尚也

上之棄榮辭祿以重生下之不苟生輕身以厲俗總言道之所在不問輕之與重也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旨哉言乎死有輕于鴻毛有重于泰山者亦以此也嗚呼讓且不受何況行竊宜乎其沉身殞命也

盜跖第二十九

淮陰劉昌管心盤甫

全較

冶城唐道時子貞甫

雜篇之中而有盜跖者何也言何適而無道也道一而已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借以爲竊國則爲大盜用以爲治化則爲聖人譬之韓非李斯俱學黃老而非用刑各斯爲慘刻所見不同路頭走異也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謚惠

柳下季之弟名

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詔教也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

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

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

有兄

若此而弟爲盜竊所以羞也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

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

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貪利奸得而莫可遏

意如飄

風

或喜或怒倏起倏滅飄忽不定

強足以拒衆敵辯足以飾已非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往則

恐招其辱也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

聶而切之曰膾

人肝而脯之

時

而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

通事之人

曰魯人孔丘聞將軍

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此便是心如湧

泉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

虛巧詐僞

之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

此便是易辱人以言

爾作言造語妄稱

文武冠枝木之冠

木遇枝則多節故可以爲冠

帶死牛之脅

革帶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挫脣鼓舌擅生是非以

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道德之本而求仁

義之未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傲倖於富貴之萬一

子之罪大極重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知反本是罪大極重也疾走歸

已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謁者以盜跖之言還報孔子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不敢望承顏色願望履結而

已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

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瞋目張聲目也

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二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改年立號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所願也將軍不爲此而此爲臣之所以

不取也

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

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

言可以利誘可以言從者皆下愚無知之民耳

今長

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

吾譽吾獨不自知邪

何待人譽

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

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

言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自無定見皆愚陋恒民之謂耳雖有大城衆民

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

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

其利大故邪

利大者人爭之是以絕滅也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棲木

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

居

居居自得不相親比之貌

起則于于

于于猶居居也

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

同于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而

無有

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

尤戰於涿鹿之野

始造兵者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逐榆罔

榆罔與黃帝合謀逐擊殺蚩尤

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

而後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

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

義理

辯

有不純正者質之孔子

以教後世縫衣淺帶

縫掖之衣淺狹其帶

矯言

修僞行

立誠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

邀

求富貴焉

是非盜與

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

盜跖

盜之原始于子而人不知也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

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

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菹

醢也

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而使子路若是

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是則上無以爲

身下無以爲人若以此論之子之道豈足貴邪不足貴也何可謂之

聖人世之所高者莫若皇帝黃帝上不能全德而戰

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殺長子舜不孝流母弟禹偏

枯遇門不入湯放其主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紂懸頭于太白文王拘

羑里紂囚文王于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

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所以不慈不孝放主伐紂其行乃甚可

羞也上歷指衆之不善以言利下指衆之不德以邀名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焦衣蔽衣持蔬道遇子貢子貢曰吁吾子苦矣焦以言擢

子貢貢因以言擢焦焦愧而立槁于洛水之上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晉文公失國介子推

從忘割股以食文公公反國頒賞而遺子推子推對而逝之後文公追憶使人幡其山竟不出而死尾

高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

張其尸曰磔

流豕操瓢而乞者

言其身之見殺無異于犬豕操瓢行乞者求人也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

命者也

離麗也此皆沉着于名視死如歸不念其本真之性以養壽命之源者也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

笑其徒殺其身而無

用爲自上觀之

伯夷叔齊鮑焦之流以

至于子胥比干

此數子者不能

抑志退身甘藜臣之樂處燕雀之堂自撥泯滅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

鬼神幽渺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

不過忠臣孝子志士仁人盡于此矣

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

言人之情終日管管以求遂其欲

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

中

言人在一月之中病瘦死喪憂患之日多喜樂之日少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

不過六十八十百歲而已

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

言其疾速

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如日駒過隙無有幾多光景

不能說其志意

目視耳聽口味志盈

養其壽命

者皆非通道者也

自非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者皆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

造城立邑尊爲諸侯

皆吾之所棄也

拒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也

亟去走歸無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

狂狂乎趨利汲汲乎賣名此皆

詐巧虛僞

不事也非可以全真

養德也

名之與利不遇若此而已

奚足論哉

足

稱論也○要見盜跖尚欲全真養命爲重豈有至人而輕身重物者哉所以不足論也

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下明三失

目茫然無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

若吾前日之言乎

孔子曰然

不出季之

丘所謂

無病而自灸也

言自巳討尋幸而

疾走

正所謂

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

于

虎口哉

茲幸而得脫○此下言不獨盜跖焉然凡世之妄求苟得不義而富

且貴爲名利而修以利惑真

不念本養壽命者皆盜竊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

但求苟得

以滿其欲

曰盍不爲行

盍何不也何不修仁義孝悌之行

無行則不信

不

以取信於人不信則不任利不可以虛受不任則不利能

見利不肯者自屏也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真在乎行義而各利

隨之矣若棄名利反之於心而安于恬退不則夫士之

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亦要滿苟得曰無耻者富求

得貪多信者顯聽其言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真在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而不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抱其天而不爲乎下言貴賤在

美惡行之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也今謂

臧聚曰臧獲奴汝行如桀紂則面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

是

小人

之

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

也

今謂

宰相曰子何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

則必

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以此較之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小人之窮

爲匹夫未必賤也

君子之所貴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不在高下也行之美則貴行之惡則賤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

而執

大盜者

竊國

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

何以見得

義士存焉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

殺公子糾而妻其妻

而管仲爲

臣

稱臣于小白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

受其幣論

則賤之

論其人則稱臣受幣

行則下之

言其行則遊于

則是言

行之情

言顧行行情

悖

逆

戰

開

於胸中也不亦拂乎

此

觀之貴賤之分何在行之美惡幾在無耻與信耳

故

引

書

証

曰孰惡孰美成

者爲首不成者爲尾

言世間之事誰美誰惡以成事爲賢不成者爲賊也以成敗論

人不在行有美惡也

子張曰子

既

不爲行卽將疏戚無倫

矣 貴

賤無義

矣

長幼無序

矣

五紀六位

五倫之紀綱君臣父子兄弟之

六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

之

于子兄之干弟戚也堯殺長子舜封象于有渚不得有爲于其國是放也 疏戚 豈 有倫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

君之于臣義也

貴賤

豈 有義乎王季爲邈

周公殺兄

誅管叔蔡叔

長幼

豈

有序乎儒者爲辭

作虛以辭以

辨
荆墨者兼愛

以濟

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不能辨

且子

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必順

不監

於道

不必監于道而得

吾日與子訟於無約

無約束之言

曰小人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殉名

情性雖有不同

乃至於棄其所爲

殉名殉利之所爲

而殉其所不爲

殉其性命之情則一也

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故曰無爲小人

不爲反殉

而天

不徇物而殉天則無已欲矣

無爲君子

不爲

從天之理

不殉

循天理則無已私也

若枉若直

似枉非枉似直非直

相爲天

之極面觀四

方與時消息

時消則順之以息時息則隨之以息

若是若非

不可乎不可乎

之可執而圓機

執其圓轉活潑之樞機以應是非時消息以順其氣運便是

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

徘徊於道也

無轉而行

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是無轉而行也

無成而義

不用成而之義

將失而所爲

視其天而不爲

無赴而富

無求

而自富

無殉而成

無殉而自成

將棄而天

若此而行將棄而天而不爲也。下

復引古以證爲名利而行忠行義之患

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

申生也受驪姬之譖以死

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毋

無考

匡子不

見父

匡章諫父爲父所逐

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

當

正其言

正其忠信廉義之言

必其行

忠信廉義之行

故

不服其殃離其患也

又何以爲行乎吾故曰名利之實不必順于理不必監于道也

○此下言長生安養之道不在貴富也

無足問於知和亦與苟得相似

言無有厭足之人問知和者以知和之也

曰吾觀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

者也彼富則人歸之歸則

免下之下則以貴之夫

見下貴者人之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

坐食休養願指氣使

樂意之道也

今子獨無意焉

無意于名利焉爲其

知不足而不耶意

有所知而力不能

從心而行

耶故推正不忘耶

推引先正禮義束縛

而不知和曰子之所言皆非也

今夫此人

此等與名就利之人自以爲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

皆不我若自

以爲夫

維絕世

俗高過一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自己無有所以覽

古今之時覽古今應變合時之宜是非之分也人是則是之與

俗化世順世俗之汗陸變化而不知重輕也去至重生棄至尊道以為

其所為也所為貴富而不自知其得失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不亦遠乎亦太相遠矣何也慘怛憂愁之疾恬愉之

安不能監之於體怵惕戒懼之恐欣懽悅適之喜不能監

之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知與名就利而不知監之于體不能監之

心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不免于患害以

殞其身也以富貴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達乎所以達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無所不利窮美究勢

極其世之美好
逞其勢之所爲

至人之所不得

逮聖人之所不能及

衆

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

衆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已

賢良非享

國而尊

嚴若君父且夫

耳目

聲色

口體

滋味權勢之

於人心

此皆

不待學而樂之

非樂

體不待象而安之

非安

手體夫欲

與之

惡避

與之

就固不待師

教而自

此人之性也

天下雖非我

天下之人雖不
似我之貪得

孰能辭之

然亦未見有
超然而獨辭

於富貴者何也
安體樂意者也

知和曰

吾見

知者之爲

不事富貴也

故動以

安養百姓

爲心有且

不敢

違

于越

其

矩度

是以

常

足而不爭

其美無以爲故不求

其勢設有所

不足故求之

非爲已求也動以百姓故

也是

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

不足也

有餘故辭之

在我者既

足則身外之物皆

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有餘也

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

非以要名譽也

反監之度

反監其天地盈虛消長之度數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

計其天地盈虛終則始極則反之度數是以君子有居安慮危之戒也

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不受貴之與富也

非以要名譽

也

非要廉讓之名也

堯舜爲帝而雍

雍雍揖遜

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

利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

以事物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若則可以有名之實耳彼非有以興名邀譽也天下之名自歸

之耳名其可與乎無足日以若必持其名空持其名而無實得奚益

苦其體絕其甘旨約其養以持其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笑以知和日平為福知者以平安為福有餘為

害者以有餘為物莫不然莫不然而財才其甚者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嗾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酒爾酒遺忘其業遺忘其日用可謂亂其

矣音佻音溺於馮氣溺于酒色憑其若負重行而上也

若負重而上行可謂苦其身矣貪財而取慰貪財以慰無厭之求貪權而

取竭招權而欲以竭天下之勢靜居則溺溺于聲色體澤則馮馮恃其財勢以

爲其所欲爲可謂疾矣若負重而上行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阿

堵于暴耳目而不知辭避尤且馮其志而一不舍可謂

辱矣是守財虜耳可不辱乎財積取而無所尤拳用尤拳服膺而不

舍而一毛不拔滿心戚醮惟日不足書夜持籌求益而不知止可謂

憂矣憂憊而不舒矣內居則疑劫請之賊外出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疏重樓內匝疏軒外通防設守備外不敢獨行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可謂畏怯而恐懼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溺于貨賄利令智昏有此

六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禍患卒至如石曼卿之奴輩利吾財

耳求盡性竭財盡其生命竭其財貨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貴爲天子

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如華亭鶴蔡上鷹又何足道故觀之名則不見

無名可得求之利則不得無利可尋觀夫此徒繚其意絕其

體膚而爭此此賈禍之物而以爲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惑乎惑之甚也王愷

步帳石崇珊瑚殿鑿也離名輕死以利惑真之人可不戒乎絕當戒也

說劍第三十

桐城蔣臣一个甫

全較

秣陵蔣應科望雲甫

說劍一篇言有道之士貴在養神不當養身哉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若徒養其身而不知養神未免逐物喪真以形累形而反傷其身矣以此而論長生安體衆意之道不亦遠乎養神之道要在不以知慮攝情不以視聽勞形始得神將守形形乃長生也神則無所不利矣奚獨千里不留行散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昔趙文王

惠文王名何

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

劍

於前死傷者歲

有

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

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欲以弱其國

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

孰能悅王之意止劔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

能說大王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爲壽

莊子弗受與

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

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

不敢言餽莊子而謙言幣從者

夫子

既弗受惺也

尚何敢言

事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

王之喜好抑何可絕

使臣上說大王

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

乎

華有金無益于事

使臣上說大王

得當王意

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

何事于金

太子曰然

然其言之善也

吾王所見唯劍

士也

除劍士之外

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

然先

生雖善劍必易其裝而後可以入見何也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

謂

畏其頭髮皆突然上指

垂冠曼胡之纓

冠低劍而纓亦曼行不整

短後之衣

以便

瞋目而語難

其勇壯果敢之氣

王乃悅之今夫

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韓非之有說難者言人吾之難說也必先揣其

志意設合而後可以言事也今王好武裝先生必以儒服往事必大逆恐不相入也

莊子曰請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

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

以示其勇

見王不拜

以示其壯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爲先容也

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

無他術也

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十步之內與人相擊輒殺之千里不能阻于行也

王大悅曰

若此則

天下

可稱

無敵矣

何以知之

莊子曰夫爲劍

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能而示之不能而誘之亂而取之也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

止

就舍待命令設戲

設劍戲也

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

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敦枝也考校其隙者也

莊

子曰望之久矣

望王設戲之命久矣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

長短

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

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

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

城爲鋒

鋒劔尖也

齊代爲鏐

劔背

周宋爲鐔

韓魏爲鈇

劔抱

包以四夷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也

裹以四時

之氣春生

殺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

刑德

論以五行相生相尅之刑德

開以陰陽

按陰陽之氣開之而陰閉則陽開

持以

春夏

春夏則持之盛長也

行以秋冬

秋冬則行之肅殺也隨天地陰陽之氣候以行止也

此劍

用

直之無前

迎之不舉

之無上

隨之莫得而後

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

無門無旁也此劍充塞宇宙上天下地無時無方無所不利

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

在人用之耳惟神人可以御神氣

此劍

一用

能匡諸侯

而天下傾

服矣此天子之劍也

天子乃用劍之神非所用劍也○夫劍者

斬關之良也神物之化須人而成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赴指其方則克風胡子

為楚王鑄龍淵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此劍威也柳亦神聖主使然也神

農赫胥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鐵兵之神豈非聖主之力哉王有聖德劍有神化

文王茫然

不自失

失其所以為劍之意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

士爲鑕以豪傑士爲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

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運行無積以順三

光日月星辰照臨萬物下法方地載陰陽之氣以順四時中和同民

順意以安定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

內無不賓服不待發號施令而聽從君命者矣用劔之道其道甚微而易

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

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此諸侯之劔也王

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

決肝肺此庶人之劔無異於鬪難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

竊為大王薄之薄而不取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惟王所用之

於是文王不出官三月面定氣養神欲用其天子之劔而劔士皆服

斃其處也以王不好庶人之劔也用天下者貴在用神不在用兵也神則天下無敵矣

漁父第三十一

金景鎬子服甫

構李

金黃耳臣甫

仝較

道本無名篇名漁父者無姓無名便是道也漁樵于江渚之上以自養人莫得而知此之謂真人真則好惡不驚死生不變不忙保身全生免患亦可感格人神矣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人其可不真乎故凡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者尊其道也今漁父之于道可謂有矣敢不敬乎所以敬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

黑林名

休坐乎杏壇之上

壇名澤中高阜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

鬚與眉俱白

被髮揄袂

袂短衣

行原以上

距陸而止

距至也

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

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相對而立

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

氏姓名

子路對曰族

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所治何事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修

飾禮樂

制禮作樂

選擇人

倫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

化天下之民君

君臣臣父父子是齊民也

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

曰有土之君與

非天子不制禮樂不典教化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

佐與

非王佐之才不忠君不化民也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

曰且行且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其心志勞其形

累以危其真喪其自鳴呼遠哉其分於道也以其苦心勞形

于道之分亦子貢還以漁父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

曰其聖人與是聖人也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

引其船以行顧見孔子還鄉孔子而立孔子反走却行再

拜而進客曰子來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嘗有緒

言未盡而去仁則仁矣恐不免丘不肖未知言所謂是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願終其說

丘之未至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

未嘗遇人如此其賢也 敢不虛心請益是以竊待也 客曰臭味相同類

相從不謀合道是 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吾之所有者天理也 而經畫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正者政也明王之治道德仁義定而

天下正諸侯之政在賞善刑淫養民如子上下慈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此之爲正大夫之正在稱

職庶人之正在修業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天子不道諸侯僭竊大夫不職庶人怠荒

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以職任治而不失宜 人憂其事人各憂其所事

而無怠忽 乃無所陵彼此效力故田 荒室蕪房 露衣食

不足徵賦不屬

不完

妻妾不和長

之與

少無

倫有

序庶人之

憂也

才能不勝

其任

富官

之事

不能

治理

行

不清白

卑下

羣下

此吏彼

荒

唐怠

功

業盛

美不

得而

有

高爵

厚

祿

不事

持守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之諫

臣國家昏

庸

亂工

匠技

藝不能

精巧

貢職

物不

美

好

春秋後倫

諸侯逐

進狎主

亂盟

莒魯爭

不順

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之氣

不和

寒暑不時

夏寒冬燠

以傷庶物

五穀不實

諸侯暴亂

奢僭

無度

逞心

擅相攘伐

攘奪以示威

以殘民

人禮樂不節

不

節則不和

禮財用窮匱

民用不足

人倫不飭

不孝

百姓淫

魚之

卷之八

三十一

亂

奢淫

天子有司之憂也

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有官守各憂其事不相奪

倫而無敢出位言事者

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

修飾

禮樂選

擇

人倫以

行其教

化

齊

其庶

民不

亦泰多事乎

實多事也

且人有八

種

疵

病事有

四患

害修身者

不可不察也

何謂

非其事而事之

勢非君侯

官無職任而擅備禮樂選人倫是

謂之總

攬也

包攬之

莫之顧而進

而欲忠于主化于民是

謂之佞

佞人

希意道言

希人之意引導其言以求合于

時謂之諂

諂媚

不擇是非而言

不擇是非所出而一意順承

謂之

諛

阿諛

好言人之惡

喜許露

謂之讒

讒誹

析

人交離

人親謂之賊殘害之人稱譽詐僞以敗惡人陽爲稱譽陰行敗惡謂

之慝藏匿不露謂之奸慝之人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援其所欲擇

人之善否脅肩諂笑彼此顏謂之險險邪之人具此八疵

適窺覷其所欲以誘掖之謂之險險邪之人具此八疵

者外以亂人誘人以亂不能安靖其國令聞長世內以傷身以誣道蔽人罪

莫大焉是傷身也○是此等人君子所之不所不明君所不臣是以謂之喪也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經理國家治亂之大事發號施令變更易常以挂

功名掛高掛也喜爲非常之事以取莫大之功名謂之叨冒專一已知擅下

之事非有君侯之勢官守之任而興教化齊庶民是侵人自用謂之貪得見

之已過不更聞人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

可不同於已雖善

強謂之

不善謂之矜

誇

此四患也

此有

四者患善殃身之物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有疵患之

病之人不可教者以其不能虛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

丘之所爲不知有所缺失而離此四謗者

再逐削迹伐樹圍陳者

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

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

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若揭日月

而行是不知處陰休影也處靜以息迹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

愚亦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

審詳居仁由義者善之非禮非義者不善之

察同異

之際

明察辨別同于已為是之異于已為非之

觀動靜之變

樂觀事之動靜動則行之

靜則適受與之度

適當可受雖聘幣不辭適有可與雖身命不吝

理好惡之

情理所當好雖疎達亦近也

和喜怒之節

當喜而喜當怒而怒

發皆中節而幾於不免矣

此皆不知處陰休由此而行

謹修而

身不變更異常不專知

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

則無伐樹削迹之患累矣

今不修己之身而求之人

察同異理

好不亦外乎

是務其外而不務其內也惟此四誦者非無因而致前也豈得謂不知所失槩

因太多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事也

漁父

卷之八

三四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真則入金石透水火何況人而不能感動

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

勉強而

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

無之

聲而哀

劇

真怒未發而威

不待觸發

而振威

真親未笑而和

不假色笑而自和好

真在

于

內者神動於

外所以入人也

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

真則事親

則慈孝

真則

事君則忠貞

真則

飲酒則懽樂

真則

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

用

為主飲酒以

懽

樂為主處喪以

悲哀

為主事親以

悅

適為主

是則

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無一

毫忠孝之行迹矣

事親以

悅

適

為主

不論所以矣

不論甘旨之奉養厚

薄也飲酒以權樂爲不選其具矣不選其治具也處喪

以哀毀爲無問其禮矣無問其喪差不封不樹禮者

禮世俗之所爲也外飾真者精誠之所以受於天也

天分中出也自然不可易也自無變故聖人取法于

天貴在真而不拘拘於俗也愚者反此愚陋恒民不

能法于天而常恤於人是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

俗故不足隨世俗之變而圖美觀于衆人之耳目以

也真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惜哉者惜

不聞道以至于今六十九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歲而聞之惜乎其太晚也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

丘之陋劣

而周比之

躬服

役

以事夫子

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

不知先生舍于何所

請因受業

而卒學大道

請因受業于門而盡大道之學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

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傾命

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不知其道而與之遊所行不合未免招尤不與之往則無

悔吝之咎矣

子勉之

勉吾之言也

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間

莫知所之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亦見孔子敬之至也自非好賢樂善

虛以受人者待水波定而後行也聖人聖人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

敬人也

如此其威

肅

也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

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

遇人太甚

門人皆怪

異

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

漁父何以得此于夫子而謙恭若是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

弟子

之列

由之難化也

自及吾之門

湛於禮義有間矣

已非一日矣

而樸鄙之心至今

由然

未去

而不化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

漁父之年可謂長矣

見賢不尊不仁也

漁父之言可謂賢矣

彼

非至人不能下人

彼漁父若非至人何可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

真

我之下人而不能盡誠則不得至人之真

故長傷身

故終其身而不知道也

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莫大于傷身

而由獨擅之

獨擅不仁

之禍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應前天子諸侯

大夫庶人之爲也

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廢物失其道者死得

其道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其所爲事逆其道則成故

凡道之所在聖人

莫尊之

者此也尊

今漁父之於道

將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有

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是以敬也又何怪異

列御寇第三十二

雲間薛正平更生甫

全較

石城紀青竹遠甫

雜篇至此而引列御寇之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此直總括前篇庾桑之欲有尸視以至孔子之尊漁父斯皆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故曰知道易勿言難也真修之士設有一毫知識吐露不盡俱爲障道根本道者養身之具非所以養物也前不云乎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蕪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驚道造至乎此方爲有得不然弊精神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其功外矣此莊叟之所以悲也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悲其末路之難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盡于此矣知道者宜乎處陰休影晦迹逝名養形忘利志道忘心陸沉于俗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

謂大得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學之者更當于此深思

列御寇之齊

卽列子御寇名也去齊

中道而反

至遇伯昏瞽人

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

方自也奚自而反

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吾嘗過賣漿家食其十漿而以五漿

爲餽吾是以驚

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爲何曰其

有諸中而形諸外

夫內誠不解

誠積未化○而形謀成光

容止

可觀周旋可則一舉一動具有光儀

以是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

不貴

老成而加敬于我

而整其所患

將恐不免齋其所患吾是以驚也下又一轉

夫餐

人特爲食羨之貨

以貨人且無

多餘之贏

畜

其爲利也薄

而不其爲權也輕而無勢而猶若是而猶以五漿餽而遺而邀約于我

況於至富極貴之萬乘之主乎以其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而不以聘幣徵求於我乎彼將任我以國事而效我以功以功效責我此

其所整患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觀至于此汝

處已汝處身則善已尚未善初人將保汝矣人將以汝爲師保矣無幾何而

往皆則戶外之屨滿矣及門之人衆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

敦柱也杖蹙之乎以杖拄願而皮蹙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

以告列子通賓客之人列子提屨蹠而走急迎之不暇穿屨而以手提之

徒既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不發藥石以救正我乎

曰已矣

止於此而已

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必以汝為師保矣

果

保汝矣

果然而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

汝既知保身自能保物是以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而焉用之

焉

師保為哉

感豫出異也

凡感人心悅豫由汝有異行彰灼于外也

必且有感

且必

自己冒中有所感發而後應之是

搖而本性

搖而本然天真之性

又無謂也

與汝

分上又無益也

與汝遊者又莫告也

又無至言而盡忠告也

彼所小言

以其言不入道為小言雖有言者皆非中道之言

盡人毒也

中之者必被其疾

莫覺莫

悟人又不省自何而悟

何相孰也

誰問如何也汝觀天下之人

巧者必勞而智者

必憂

惟

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邀

遊

也無知也無巧

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又何感豫出異保汝

為哉虛而巳矣

鄭人緩也

名緩

呻吟裘氏之地

緩讀書于裘氏之地

祇三

年而緩為儒

以知儒得祿而

河潤九里

九親之

澤及三族

父母

妻之三族乃

使其弟

學

墨儒墨相與辯

緩既為儒而弟為墨二家之義執正

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遂有爭辯父愛厥弟而助之

其父助翟

而爭

十年而緩

自殺

緩畜怨十年而自殺

其父夢之

緩見夢于其父

曰使而子為墨者

子也

今既為墨矣

闔胡嘗視其良

何不一視吾之墓木

既已為

秋栢之實矣

亦未嘗一省視亦太負義矣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

為儒為墨之

人而報其

為儒為墨之

人之天

性也性成者也非人與之

也彼性故使彼而儒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知儒

之與墨皆出于天性而以賤其親而云使而子為墨者子也是不知天

性者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是猶齊人之汲飲于井者以地

也者以地下出泉而以開鑿為功而相掙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為師保者自以

責也不亦惑乎為教習之功而不知其天性自是有德者以不知德也而况乎有道

者乎又何有古者以不知天謂之道天之刑聖人安

其性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思也巧使人離實學偽不能安

其性性之所安純實也此數語莊子曰知道易

其性

是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此數語

勿言難

道者無心而得此為容易惟知止其所不知實為難也

知而不言

是也

所以之天也

天何言哉

知而言之

非也

所以之人也

是也

之人天而不人

者蓋法天則也○此下言學屠龍者技雖巧無益于事要見知雖能無益

已于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技雖巧而無所施縱巧何為○此下言人不可自恃其有知

聖人

以不必故無兵

聖人以虛為用知外物不可必不恃以為勝故動無不利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衆人恃其不可必之勝而必以為勝故多凶也聖人以必不必

者順於兵也

故行有求

無往不利

兵恃之則亡

衆人恃其兵之不可

必必之敗亡之道也○又轉言聖人之道洋洋乎大哉發育萬物變極于天尚爾藏其用于無用以外物

為不可必而况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包累禮物體遺于人竿牘以竹

簡為書相敝精神乎蹇流淺陋瑣屑而欲以兼濟道

問訊罷物至太一形虛虛無無若是者小夫之知迷惑而不知

于宇宙苞苴竿牘為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有無也

濟道物至于太一形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未始有物

虛之地哉言不能也而甘恬暝寂乎無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至

動乎無發泄乎太清也泊然無為而悲哉乎列汝為

知在毫毛之而不知天地大寧也又何以為物乎言

者笑知道之士卑下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偃使于

汗辱晏求富貴也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

秦惠王也更

益其

車百乘反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

項瘦而稿耳黃而薄

者商之所短也

今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能

破癰

潰痊者

痊亦癰類

得車一乘

能

舐之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之

何得車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

豈舐秦王之痔也不然

何得車

之多也子行矣

可謂無耻而富者也○此下言人心險惡不可教以離實學偽

魯哀

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

貞固足以幹事

國其有瘳

乎曰殆哉坡乎仲尼方且

修

飾羽

儀

而

畫

其心

從

事華辭

從事華美浮辭不求其本而

以支

分派

爲旨

越

忍性以視

民

強忍其性之自爲以視民

而民不知不信

詐巧虛僞

受乎心

而不

宰

乎神

而

不夫何足以上民

不足以居

彼宜汝與

彼若與汝

宜汝哀公也

予願與

不過予繼粟繼肉與之願養之而已

誤而可矣

雖誤而不害于

事猶之可也

今也

使民離實

樸之心而

學

其行以變

非所以

視民也

若

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而勿用也民

難治也

以變性離

實之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非天之雲行雨施布濩萬物而無心也

商賈不齒

商賈爲貨物賣則忘之矣而無返計之意今施于人而不忘所以不齒也

雖以

事齒之

知有仲尼而齒之

神者弗齒

彼既有神者亦弗齒也○要

見民知爭端矣施于人而不忘之人爲外刑者傷其身也金與木也爲內刑

者變其性也動與過也小人務知小者宵人宵人者非明

深情之離外刑者金與木考訊之離內刑者不肖之

不一思慮傷神是陰陽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真人者歸精神于無始甘瞑于無何之鄉是以

人而不忘免乎內外之刑也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

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可期而知也惟人者厚貌深

情貌厚看不穿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慈也故有貌若

情深測不透謹愿而中心盈溢者

內有所長外若不肖者有順懷而達懷腹急也有

急而內實

有堅而縵

有外堅執而內散縵不持者

有緩而鈇

有外和

緩而內行鈇急者

故其就義若渴者

必

其去義若熱

也人之情爲巨

測不可不審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

達而不携

近使之

右而

觀其敬

邇而不偏

煩使之而觀其能

勤而不德

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

問一答十巧言如流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千金一諾而無盜言孔甘

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

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冶容誨淫秉燭達旦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以此九事徵驗人之至不至則厚貌深情之人得矣○此下言人當以謙退爲主不宜以富貴驕人正

考父

宋之公族孔子十世祖

一命而偃

曲背

再命而僂

曲腰

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

不敢當路

孰敢不軌

為其有謙德人亦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也

如而夫者

以貴驕人之徒也

一命而呂鉅

驕矜貌

再命而於車

上儻

乘車而軒儻

三命而名諸父

呼諸父名

孰協唐許

協合也唐唐堯

許許由皆崇高讓德者言考父與而夫誰合于唐許也○此段言德非有心可立

賊莫大乎

德有心

有心為德德之賊也

而心有睫

心有靈明之知自以為德而臨人之不德是賊

也及其有睫也

知其為賊也

而內視

不役于外

內視

不德已寧而喪

歟矣

是以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中

有以自好也

好已之德以自見

而吡

必訾也

其所不能

為者

也

以其自是而非彼攻之者非一故爲凶首○下言此個病根全在過人上人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

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以不免也三者俱通達此個達亦是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

也論其理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皆此三等人也總之人當以謙讓爲德不可過人上人有

以自好之過也窮有八極是以先極其美達有三必有濟形有

六府美

美貌髯

鬚髯長

形體大

軀幹壯

氣血麗

人物勇

過人敢

果敢八者俱過人也

大抵上人者

因以是窮緣

人必下之

循

不能自立偃快

隨人起困

窘畏

縮不若人三者

若人而無矜驕

俱通達

內知慧外

多通達勇

好動多

千

怨仁義多責

仁義外修達生之情者

傀

傀大悟解之

貌達生之情

者達此生是假假
之而生是僂也

達於知者肖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是以謂

肖之達大命者隨

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鼠肝虫臂任之而已故曰隨

達小

命者遭

死生得喪窮通夭壽付之無可奈何任其遭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

十乘以其十乘騎釋莊子

見莊子二句有騎釋之色

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

緯織也蕭荻蒿也以此爲業

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

鍛碎其珠

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言無遺類矣

今宋

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向矣

微之有哉○言人之無道德而有富貴者是偷其貴富也又何可以驕人于白日乎不可也

或聘

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言人不可以爲富貴而傷身也○此下言此身與天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卽我我卽天地萬物無有長短彼此高下以爲己之是他人之不是奪彼以與此是偏曲也不正大也莊子將死弟子

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

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

以此爲殉葬無

不備也何以加此

無以加于此矣生以天地萬物爲吾養死亦歸之于天地萬物耳原無有也

也何以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烏鳶螻蟻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偏則與天地萬物不一體矣就有以不平平其平

也不平若以己之不平而欲平人其平也終是不平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若以己之不徵而欲取人明

者唯為之使天下多得一察之明以自好之人判天

不足神者徵之惟不用知而用神者徵之是無徵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及不過周知天地萬物

近幽深無入而不自得也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恃其所見幾

引卸寇卷之六四注

教人以德

臨人用

其功于外也

不修己之身養自己之神而欲徵諸人用其功于外也

不亦悲乎

不亦悲乎者悲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使後世之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純一不

已之道德也悲夫

天下第三十二

泰和蕭士瑋伯玉甫

全較

嘉禾譚貞默梁生甫

雜着至此而言方術者以見道之雜也夫道術者大而無外小而無遺今天下之治道術者恃一察之明各自以爲至而不知是卷道術而爲方術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是以莊子不得已恐後世之學者不幸而不見天地之大全故歷敘百家衆技之說以曉明邪正緊頭之有差別使學者知有大道之鄉而不迂于曲學阿世自私自利之途以喪其真此書之所以作以見已之學一皆本于道德而非方術將以救世也若徒馳騁其才辯而不安于身心性命之實德是弔其功于外而不能處陰休影處靜息迹絕力而死也悲夫故此篇乃本經之末序序其著書之本旨也

天下之治方術者

道術之局于一方者

多矣

非一種也

皆以其有為

為所欲為而自以為至

不可加矣

既具曰于聖誰知鳥之雌雄但不知

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

在內聖外王在百家眾技

曰無乎不在

既無乎不在然

則曰神何由降

何由而降謂之神

明何由出

何由而出謂之明

聖有

所生

何所生而謂之聖

王有所成

何所成而謂之王既道無不在

皆原於

一

神之與明王之與聖自何而別○釋上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不離於宗

命物之化而守

其宗

謂之天人

以虛無無為為宗稟

不離於精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者

謂之神人不離於真

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不喪已于物不失性于俗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以生為德為根本

以道為門

以虛無入

兆於變化

兆朕也兆于陰陽變化發育萬物乘天地馳萬物用人羣之道

者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修仁義治禮樂與教化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齊民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以法爲分分貴賤

以名爲表辯等列

以操爲存考驗以稽

察爲決斷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先後具有定數彼此不得而相越百

官以此相齒而有尊卑先後之序

以事爲常

各以事任爲日用之常務

以衣

食爲主

各以衣食養身爲主

蕃息蓄藏

蕃衍子息蓄厚深藏

考弱孤寡爲

意老者安之弱者扶之孤者撫之寡者養之

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

上古之人備乎天神至聖君子之道術矣以其

配神明合神明之變化醇

天地

醜天地之大美生

育萬物和

調

天下澤及百姓

者尤

明

於本數

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也

係於末度

三軍五兵之運教之末也

明于天

六通四闢

于帝王之德者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也古之道術其運無乎不在者皆原于一也

其顯

明

昭

而在

帝

歷書數者

此不必言也

舊法世傳之史

其舊所行之法史籍

尚多有之

此不必載也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

乃先王經世之迹

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

不詳述也

詩以道志

詩之所也志之所也

書以道事

尚書尚上

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禮以道行

禮體也得其體以行也

樂以道和

樂

也中和易以道陰陽

通簡易立節此其易也變易者氣

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能消者
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位置也天上地下
君南面臣北面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
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象陰也譬之耳目口鼻
或時用耳或時用目適時之用耳不爲無用也春秋
以道名分其春秋之述也邪正之迹明而考焉皆當
言春秋者温凉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

其數散於天下而

施

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

道誰賢道誰聖道其
道道其德也○洵乎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皆人

以爲堯舜誰
爲堯舜也

道德不一

人有其道德
誰一其德也

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

百家衆伎之流多得
一察之明以自見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

各私

不能相通

不能互
相通融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

天下

卷之三

四八

長

互有一長

時

亦

有所用

耳

雖然

時有所用

不能

該

涉

不相

徧

祇

一曲之士也

非通道合德者也

判天地之美

天地有大美而剖判

之

析萬物之理

萬物有成理而分析之審

察古人

德

之全寡

而差別之

○自

能備於天地之

衆

美稱

適

神明之

德

容是故內

聖外王之道

幽

闇而不明

微

鬱

閉

而不

顯

發天下之

人

如墨翟禽滑釐之流

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術

悲夫百家

衆伎支

流汎別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必不合而爲一矣

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純一不已之至德

古人之大體

古人混

體

大道術將爲天下

分

裂

而爲

百家衆伎之方術矣
○上統論其不合下又分

釋不示奢後于於後世不綺靡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不

禮樂度數以繩墨自矯守繩尺而不自矯而備世之急周備世之

所急而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恬淡爲宗以儉嗇爲寶墨

翟宋大禽滑釐墨翟弟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過于繩墨

自矯已之大循順以不侈不靡不暉作爲非樂作非樂之書命之曰節

用篇名節用書中之旨大都生不慳歌死無服喪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闕愛利爲心而無非闕其道在不怒又好學而務博不異

不異于衆所以不與先王之道同是毀古之禮樂以其

歌死無服是以黃帝有咸池咸偏也言其德無不偏也堯有大章

天下

卷之八

四九

章著也言其德無不著也舜有大韶韶能紹堯之道也禹有大夏夏大

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湯有大濩濩獲也能使天下得其所以文王有辟雍

之樂辟雍學各言文王之德雍雍抑遜也武王周公作武大武之樂言其德能武功

也古之喪禮喪禮者喪葬之禮儀也孔子舍于衛見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可以為法矣其

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禮為可傳也為可經也故哭踊有節斯之謂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

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貴賤各

有儀則上下有差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夫子制于中節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今墨子獨生不歌死

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桐棺以桐木為槨外棺也以為天法式

吾恐墨子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未敗墨子道天下之禮樂度數未雖然生歌而非歌

死當哭而非哭喜樂而非樂是果類乎果類于人情之道乎言不類也

其生也勤好學而博不異其死也薄桐棺三才而無槨其道大轂轂

橋而無潤澤也常使人憂愛懼不樂使人悲悲哀其行難為也難

其為行也其為行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堯之治天下也使民

反天下之心為所難為行所難行天下不堪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持不失而行之其奈天下後世何其所行離於天下離立其

去先王也遠矣恐不可以為法式也○墨子之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

湮塞也

決江河

決疏也

而通

四夷九州也

夷者傳狄無禮義故名夷有九種此言四夷者該東西南北而言也九州者青

揚雍豫徐等也

各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耜

橐盛土器耜盛水器

而九

率度工

雜治

天下之川腴無版脰無

毛

言其勞也

沐甚風櫛疾雨

言其勤也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

尤

形勞天下也如此

而况我乎而不勤且儉也是

使後世之

學

墨者

多以

垂 裘

毛

褐爲衣以跂

木履 躄

屨

爲服

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爲盡理之極

曰不能如此

儉

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

不謂墨子之道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

散出五侯之門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三子之屬俱

誦墨經

各守其說

而倍

加誦

各有

不同相謂別墨

俱與墨學相別

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

以堅守其白而合同申人之異論者相為訾訾也

以觭

偶不侔之辭相應

不侔者不異也觭偶本異而為不侔之辭以相應合

以巨子

為聖人

號其墨道成者為巨子謂聖人

皆願為之尸

尸祝之人皆

冀得為

其後世

續其道脈以傳其業

至今不決

不絕也下斷結

墨翟禽滑釐

之意

同于聖人之勤苦

則是其行

為之太過已之太甚

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

為

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無毛

祇

相進

其勞苦

而已矣

止于此而非所謂禹之道也以此而欲行之于天下亂

民之上也治

民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篤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惟恐求之而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雖極其枯槁而不能自舍才士也夫

墨子以此道教人而人宗之若是亦所謂才士也夫不累於世俗不修飾於物

不苟取於人不伎害於眾願天下之安靜寧謚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求贏餘以此白心白其心志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道以修己安人為事故宋鉞尹文皆齊宣王時人聞

其道之道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平作冠象之

用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寬宥為始語心之容言人心量要以寬大容畜

為主為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聊和也調和萬物而合之以驩也以調

海內

以此而能均調天下者

請欲置之以爲主

以爲行道之主

見侮不

辱

雖見侮于人
不以爲辱

救民之鬪

止民鬪

禁之攻

伐

寢之

人革

救世之戰

爭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上以說其主
下以教其民

雖天下不取

不取其道不行其術猶

強聒

其語

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上厭其道下厭其術而強見也
以自見所謂見侮不辱也

然其爲人太多

止鬪侵兵是爲人太多也

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

置五升之飯足矣

今其言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足矣

先生恐

不得飽

宋鉞尹文稱能調海內者爲先生自稱爲弟子

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言曰我之自苦如此者意是必欲得久活之道哉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傲者驕之也意謂我親屬外此驕托救世而自利之人哉所以

白苦也

曰君子不爲苛察

務寬恕也

不以身假物

假物以自利

所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所以爲人太多自爲太少也其

大以禁攻寢兵爲外

務以情欲寡淺爲內

得其小大

精粗

雖不能詳盡

其

所爲行適至是而止

止于禁攻寢兵清欲寡淺而已

非所謂道也

公行而不

偏黨

平易而無私

曲決然無主

先立意而行不先立主宰

趣

于物而不兩

行不顧於

思慮不謀於

知得

於物無擇

物無美惡不擇善否

與之俱往

與之借往

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

道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故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道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

無小大無貴賤精麁一致

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不辯也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

所以齊萬物也

故曰選則不徧

物本自全何待于選選則有高下長短之不徧

者教則不至

教則不至者言物各具其天性之良能不待于教而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

及者矣故曰

道則無遺者矣

一皆歸之于道則無遺棄之物也

是故

慎到棄智去已

棄智慮去已是

而緣

于

不得已

而順承之

物

清冷其心汰去物欲以爲道理曰知不知

其自分別曰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

將薄

于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近于傷之者也

譏髀無任

譏髀謹刻

也謹刻獨行無為事位而笑天下之尚賢任事也縱脫無行縱放

不事而行儉非天下之大聖之為行也椎拍鞍斷刑截者所用

思截去已與物宛轉而緣于不得已以舍已是與之人

非苟可以免傷于物也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教則不至是以

然而已矣兀然處其身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二句

無能事任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二句言其若磨石之隧縱脫無行

言其不師知慮不知前全而無非是以得自全于世而

縱脫無形而與物宛轉合是與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以免也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不立已無用知之累是之患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動靜不離於理也

是以

以其選則不編教則不至

終身

無咎無譽故

彼常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

聖

爲也何也言其道在無知

夫塊不失道

塊然如土而亦不失其常道也

豪傑相

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

得怪焉

適得怪異而已安所謂之道

田駢亦然

亦如慎到學於彭蒙

以彭

蒙爲

得不教焉

不待言教而自然契合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非之與是如風之過耳

其風窸然

窸然而已窸逆風所動之聲

惡可而言也

常反

于人不見觀不見

取人之觀聽

而不免於魮斷

亦未免定轉遷就而魮斷無圭角也

其所謂道

非道

非世人之所謂道

而所言之庭

縱有所言之是而

不免於非

不免

以為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道無不在而云土塊雖不失道是不知道也

雖

然但不至于

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有聞于道者也

以本為精

以宗本為至精而不雜

以物為粗

以外物為倉弊而不積

以有積為不足

天道運而無所積

淡然獨與神明居

淡然無欲胸中洒洒而獨與神明居

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

有在于淡然而無欲

關尹

關令尹喜字公慶

老聃

姓李名耳謚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

立身于無何之

地主之以太一

太一通之大陰解之大一定持之是主之太一也

以濡弱謙下

為表

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以柔弱處下為表幹也

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

真

實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者若毀便成斷滅頭空矣

關尹曰在已無居

無所

住也不住于物也

形物自著

形形物物莫非已心之顯著故

其動若水

隨緣應現

其靜若鏡

而不留迹

其應若響

如空谷谷聲隨感隨應

芴乎若亡

存而

寂乎若清

而神

同焉者和

彼此同然而無分別是以和也

得焉者失

以有

得爲不足是以爲之失

未嘗先人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而常隨人

常和而不倡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知雄守雌以柔弱處下而爲天下谿

也知其白

守其黑知其榮

守其辱爲天下谷

是謂光矣而不居懼仁常而不居

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亦是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之意曰

受天下之垢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是受天下之垢也

人皆取實

有之以爲利

已獨取虛

無之以爲用

無藏也故有餘

既以與人已愈有

歸然而

有餘

獨立自足之貌

其行身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所以

徐而不費

不勞其形也

無爲也而笑巧

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人皆求福

自足故不祈福

已獨曲全

曲全故不招辱

曰苟免於咎

而已不求福也

以深爲根

微妙

玄通深不可測故以深爲根也

以約爲紀

治人事天莫如嗇故以約爲紀也

曰堅則

毀矣

解其紛也

銳則挫矣

挫其銳也

常寬容於物

而無迫隘之行

不

削於人可謂至極

復贊之曰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

大真人哉

道之大無以加于此矣博大真人哉明關尹老聃極于道術下莊子遂承之以明已之道術本乎老聃

閱尹非他等之方術也

寂寞無形

虛而無象是以入有出無變

化無常也

死與生與

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天地並與

天地同體神

明往與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芒乎何之

往來焉不知所之

忽乎何適

而去

來莫知所止

萬物畢羅

包羅萬象

莫足以歸

物物一體何所歸宿

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著而為書

以謬悠之

說虛謬悠達之說

荒唐之言

不經人道語

無端崖之辭

以汪洋無際無端倪

辭之時恣

肆放

而不儻

然自立

不以騎見之也

亦不以騎角不

合見之于人也

以天下為沉濁

沉于五濁

不可與莊語

不可以端莊之語道

也故以卮言為曼衍

以行其言

以重言為真

借重他人之言以為實

以

寓言為廣

寄寓他人之言以廣其意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獨與天地相為

遊衍我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而不敖倪於萬物天地

天地之精神即我之精神也萬物一體所不譴是非無貴于人人亦不責也是

以與世俗處而無其書雖瓌瑋而連休無傷也宛

相從之貌既相從順而不違于物雖瓌瑋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

其辭旨抑揚參差而滑稽諷詭之中有可深思自得而有可觀者上明所註之書下言胸中所得之實

彼其充足實有不可以已者此書之所以作也上與造物者遊

獨與天地精神性來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不傲倪于物也

其於本肯也弘大而開闢幽深闊而放恣肆其於宗

趣也可謂調達適而上遂矣遂于大明雖然其應於

化

應變無窮

而解於物也

解于萬物之係累

其理

玄淵不竭

其

求本

來

則不蛻

所自幽深○此畫閭達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言豈

說之所可能盡故曰未之盡者○書至此而以惠施為結者要見有才之士當用之于道術不當行之于方術

惠施

書之多方

不成一家

其書

有五車其道舛

錯

駁

雜不純

其所言也

皆詭怪

不中

于理

厖物之意

歷舉其辯物之

有

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

既謂之一則無小大于一之中又分大小便不是大

意

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意

又云起于形色之表至細至微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何啻千里也

天與地卑

天地陰陽之氣交合

山與澤平

澤氣可通于山亦可言平

日方中

方睨

日方中之時側而睨之則非中矣

物方生方死

物方發生其根必前日之死者

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

大同其謂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之中生長收斂畢同畢

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

南方無窮而有窮

南陸本無窮謂之方則有

窮矣今日適越而昔來

適越者今日起行而心已昔日先之矣

連環可解

也兩環相連必各自爲圓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各以其國爲中也

汎愛萬物

天地雖大而以汎受觀之則天地亦

萬物中之一體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

謂

大觀天下之

而曉辯考

教人競辯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好辯

之士相與樂而宗之如稷下之流是也。○范無隱與
門人嘗論此云。恢詭講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
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
舛錯不中之言。惡用強解爲。

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
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
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槌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好辯之士日與
惠施相應答 終身無窮。
如桓
團公孫龍辯者之徒。
各以善
辯爲名 飾人之心。
俗非以亂
易

人之意

反易以變人之意但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是辯

者之囿也

囿于言辯而不知道之本源也不惠施日以其知之所與人

之辯

別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天下之辯者亦以惠施之言譎詭誕而不可

明于

此其抵也大抵如此而已不足稱也然惠施之口談如懸河

奪眾人

自以為最賢賢于他人也曰天地其壯乎其自言日似我

之辯

天地天地施存雄而無術施知存雄而不能守

其壯大增輝乎莊子意謂惠施雖自以為高而實無學述也○下南引黃繚為問者以見惠施之才駘蕩而無益于已也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信口而道合譬飾辭徧為萬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

寡少而不益之

以怪以反人爲實

歸人之心易人之意欲以

而欲以

勝人爲名

能勝人之心也

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

反人爲實是弱于德也

強於物

以勝人爲名是強于物也

其塗隩矣

隩者幽闇也言

惠施所行之塗何不導明白正大而趨幽隩僻也

由天地之道

由天地高明廣大易簡之

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

何以言天地其壯乎

其辯於萬物也何庸

何補于物何益于世

夫充一尚可

言惠施之才施

之天下充一尚可

曰愈貴道幾矣

而曰愈貴于道則危矣

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

不能自安其一偏之見自以爲有學術而著書五車

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

名其善辯而不名其有道術也

惜乎惠施之才

有如是之

才駘蕩而不得

而不自有實得

逐萬物而不反

馳逐于萬物而不知反其

本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悲夫者悲其不能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迹也

莊子通篇敘其著書之本旨一皆本于老子而以惠施駘蕩之辯末而出之者惜其才之駘蕩而不謀道流入曉曉辯口于無用之地而不自知猶以爲得是窮響以聲競走以影絕力而死也悲夫以警夫世之人有才不用于身心性命之道德而多方于聰明之用者之誡也悲夫

跋

莊子之書一篇一意也三十三篇一氣也
解者每於過文血脉處或義絕而上下
不相蒙或文斷而彼此不牽合故不肖止
于斷處絕處疏暢其氣義使相聯貫庶
合道真而已非設為存著作以要虛譽也若
曰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則仲

尼己不見重于當時太玄蚩薄于比肩世之
重所聞輕所見者非一世之所患也詩不云乎
禮義之不愆何恤于人言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
誤有所達為幅寫一通藏之以待陸續君山
耳旦暮之遇譬之鼓瑟求竽安得聲氣
之類也夫安得聲氣之類也夫